

## 回望

## 暑假，跟着彩云回家

李迎杰

家住京西，老家在东北，两个家都是我的牵挂。

京西门头沟地域面积是1455平方公里，北京到老家拉哈的距离刚好是1455公里，这恐怕不是一个“巧合”就能诠释的吧？4个单数相乘100，为饱和和数字。冥冥之中，注定了命运如此安排。

离开老家十多年了，一直很少回去。去年我答应妹妹们，以后争取每年都能回去一趟。年轻爱热闹，花花绿绿的景致总也看不够；到了现在，不愿麻烦眼睛看世界了。更多的时候，是想用一颗心感知周围的一切。

暑假，外孙自由了，我在学校的授课也告一段落，时间更加宽裕。若天南地北地飞，就算跑两趟欧洲五国游，都绰绰有余。我对出国游还没太大兴趣，感觉办手续太繁琐。大女儿几次要给我买机票，都被我谢绝了。我答应，有生之年，一定去你居住的国度走走瞅瞅，了却这份惦念。

其实，我最想去、去不厌的地方就是东北老家。想家，是免不了的乡愁。去年暑假前，三妹说，她去福建工地了，希望去玩几天。我说，啥心思都没了，哪儿都不想去。她就劝我，人会经历很多事情，你得想开点儿。但我发现，有些事永远都想不开。很长时间，我不敢相信小女不幸罹患的事实。我经常躺在床上，闭目回放她的

说笑，她的娇嗔，想象她的一百个好、一万个好。这是个无法被时间愈合的伤口。

最后，还是在家人的千唤万唤下，在暑假期间带着小女儿洵洵回到东北老家，让他在妈妈曾经读过书的校园里踩下一串小小脚印。我忽然被小女延续生命的另一种方式蜇了一下。远远地看着外孙，想起小女的模样，感觉时空都是静止的，甚至逆行着。好友伊说得没错，小女完成了使命，画完了她的圆，留下洵洵陪伴我们的晚年。

走在老家的黑土地，心就是踏实。小镇大部分房屋零落，街不成街，道不成道，我住的这条街上甚至找不到公厕，十多年也没有太大变化，但依然梦里梦外地想她、念她。若非得说变化，也不是没有。比如：我们单位，即学校周边竹笋般钻出了好几栋住宅楼，听说住户大多是拉哈附近的农村学生。他们头一年入学时在校住宿，到了第二年就出去租房，为的是能多出两个小时学习。家长肯下血本的助学意识在增强，这样到了高考前，时间就更能自主了。但也有把持不好、被网吧或酒馆拖下水的，这毕竟在极少数；变化再大点儿的，就是街上好多熟悉、像我一样苍老的面孔不见了，或说见得很少了。更多的年轻人，取代了这个小城及其街面，这也是没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对了还有，偌大的工商分行呼啦一变，缩成了一个营业窗口，很是奇怪！建行

更狠，干脆坐地拿下，让她消失了。在建行开户，尤其开工资的人，每月至少要跑到38公里外的市里取钱。没有公交，只有长途客运和几趟火车，等车坐车、银行排队，一去一回就得一天，费用一年算下来也够下两回馆子了，这真是平白无故地给公路添堵。这还不算太糟，最糟的是县属医院“讷河二院”也撤了。如今的二院旧址，成了文明的“碎片”和“遗址”：门窗洞敞，杂草丛生，一副破落不堪的样子，看着就让人心疼。健康守护神好像就剩一个已被承包了的镇医院，心知肚明有病的人基本是不去的。美丽富庶的小镇拉哈，好像哗啦一下就这么衰老了。难怪邻居们抱怨：拉哈越来越没样了。

早年的样子，网查资料洋洋千言：拉哈镇始建于1685年(康熙二十年)，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拉哈”依临嫩江东岸，满语意为“准头鱼”。1952年经政务院批准为全国首批建制镇。总面积83.36平方公里，人口5.6万人，商业发展，人烟稠密，历来为讷河市西南部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西南部地区的物资集散地。省属红光糖厂出产的质优绵白糖，荣耀过不少年。地方工业有淀粉厂、第二农机修造厂、砖厂、酱菜厂等。驻有齐市直属22万高压供电局、齐铁分局砂石厂、省北引工程管理所等10个外驻单位。因水土资源优越，烧制红砖品相好、性质坚韧、销量

大而声名远播，素有“砖都”之美誉。

这是我唯一能够作为炫耀、呈献给世人的文字，尽管这一切已成为历史。

生我养我的拉哈，是童年、亲情、友情、乡情之和，让我有足够的理由爱你！

老家昼夜温差大，上苍善解人意：一天总有一个时段为你换换心情，降低高温；再是趟口福。赶上新掰的苞米，炒上一大锅，不用吃，光蒸汽的气味都能熏得你搂不住口水。铁把青香瓜、谢花面窝瓜、油豆角，还有荒甸子上的山丁子、臭李子——让我常常沉浸于屈指可数的美味之中。当然，最开心的还是家人团聚。孩子们都放假了，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啃苞米，吃点苞米碴子粥，就点蒜茄子、黄瓜咸菜，聊聊炕头炕梢、家长里短，真是比过年还要轻松愉快。

岁月斑驳，老屋却依稀如昨。说实话，我并不坚强。没人的时候，我依然会和思念一起煎熬，一起度过没有星星的长夜。老屋像一个燕窝，曾孵化着一家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孵化着锅碗瓢盆的寻常之乐，一切似乎都能勾起无尽往事。小女和姐姐有如形影，尤其表现在对于文学的热爱。在发黄的书堆里，在破旧的文稿里，她们稚嫩的文字再一次簇拥着我，让我泪落如雨。在《写给母亲》的小文里，小女写道：“母爱常在丝丝缕缕中浸满期望和泪水，让日复一日的深情，含蓄地根植在女儿的心

中。永远感谢母爱赋予我的空间。是她让我抹去最后一滴柔弱的泪珠，是她让我扑闪稚弱的翅膀飞进梦想。……我读懂了母亲在为我们而欣慰，读懂了刚柔背后母爱真正的内涵。”

我不知用什么语言能描述自己的感怀。孩子是懂事的，这让我非常欣慰。洵洵也不例外。他为家人唱歌，表演快板，和姐姐聊读书，和妹妹跳跳棋，成了最快活的“燕崽”；在嫩江边学垂钓，他能跟着大人守住寂寞；在无边的沙堆里捡拾玛瑙，他总能发现与众不同的宝贝。

因为我们的归来，老家的风开始轻柔起来。辽远无际的大平原一展胸怀，彩云于碧空放飞，这幅油画任你铺开诗意和想象。在老家，到哪儿似乎都能听到这样一句特别在耳、入心的话：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在老家的怀抱，心永远都是晴空。

转眼又到了暑假，家人早就喊破了嗓子。不过我已事先声明：今年回家行程半月，就按火车线路走走停停吧：先到大庆看看微信刚刚联系上的闺蜜，再去富裕给晚辈道贺新禧。落脚拉哈，要探望长辈和中小学老师，最后消消停停地和文朋诗友使劲儿聚聚。兴奋不已的洵洵，画了一帮彩云带着我们仨往老家飞。所以，我们的口号是：跟着彩云回家！为了这一天，车票在我的手心都要发芽了……

## 行走



## 江南 烟雨 古镇

宏伟

烟雨中的江南古镇是一个能让人心静下来，去感受、去品味生活真谛的地方。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她彷徨在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地默默彳亍着，冷漠、凄清，又惆怅……

在街旁茶馆内苏州评弹百转春莺、醉心荡魄的美妙的曲调声中，伴着绵绵细雨，一位身着旗袍，手握绸布伞的姑娘擦肩而过，心头不觉飘过“雨巷诗人”戴望舒写于1927年夏天的《雨巷》。眼前的不正是那丁香一样的姑娘吗？凄清，又惆怅。

平江路上，江南“梅雨季节”的雨水说来就来，猝不及防的打在脸上，雨水顺着河道两岸高耸立起的古宅的白墙青瓦滴下来，润湿了脚下的青石板路和远处的石拱桥，又在河里激起千万朵小花。

有着800年历史的苏州平江路，许多上了年纪的老房子外墙斑驳，却如丹青淡彩。白墙青瓦，木栅花窗的房顶，墙上攀生着许多的藤萝蔓草，随风摇曳。幽静的河道、一两棵斜到河面上

的柳树，与斑驳的老屋、楼阁、小桥、花木之间彼此借景，宛如一幅长卷画。

参观“船屋”老宅后，在书场里听上一段弹词，品尝一下香糯的桂花糕，再走走这里的17座石桥，在洪家老宅里回味清末状元洪钧与秦淮名妓“赛金花”的浪漫爱情故事，江南是丝绸一样绵柔的。

欧阳修、陶渊明、鲁迅、矛盾、胡适……江南多才俊，古老的街巷中不知深藏着多少文人雅士的深宅大院和私家花园，“大隐于市”，鱼米之乡的江南早已成为了中国历代文人最后的栖息之所和精神家园。

古镇的居民是热情的，无论是向大婶问路，还是向老伯了解老宅的历史，他们都会耐心地答复你，尽量满足你的请求，无形之中让你对古镇上淳朴的民风 and 知书达理的人文气质肃然起敬。

在街角的茶馆里找一个临水靠窗的座位，泡上一杯龙井新茶，边品茶，边看雨丝从河对面老屋的屋檐下滴落，听戴着斗笠、穿着土布衣裳的大婶摇着乌篷船，为船客们快乐地唱着老情歌，一阵阵饭菜的香味从老屋敞开的厨房里飘出，在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和沧桑的地方，一个“活的”江南古镇就这样呈现在你的面前。

古镇的夜是静的，忙碌了一天的商家们早早地上起门板，关了店门，白天河里繁忙的乌篷船也失了踪影。漫步在老街上，幽长的街上仅有一两家茶馆和饭店露出灯光，传出酒客们大声谈天的声音。街边的石拱桥，桥边的古槐，以及桥下的河，在昏暗中更增添了许多神秘色彩。

乌镇、西塘、周庄、锦溪、同里、甪直，江南的每座古镇都各有特点，而共同点是这些古镇都以其深邃的历史文化底蕴、清丽婉约的水乡古镇风貌、古朴的吴侬软语民俗风情，而独树一帜。烟雨江南、人文荟萃，江南古镇就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光艳夺目。让人一旦走近，就再也难以忘怀。

## 寂寥

## 凌霄花开

张升平



进入夏天以后，每当走过邻居家的门前，就看到挂在他院墙上的那一丛开满花的藤萝。

一直不知道那看起来柔弱生命是怎样一口气爬上了邻人的高墙，一直不知道它凭着怎样的耐力占据了墙的半壁河山，更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生长，而不择地形；美丽，而又不计较得失。于是，我常常被它感动，继而浮想联翩。

春天刚到，它就急不可待地萌芽了，因为它知道春天人们最喜欢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叶形渐长渐大，如果你细心一点，你就会看出那叶的边缘呈现出一种不规则锯齿状。它最美的时候是到了6月中旬以后，先是浓密的绿叶间竟飞出几点浅红，继而那嫩红的小点就变成一朵朵喇叭形的花朵来，那花不是一朵两朵，而是繁多簇拥。花是橘红色的，所以邻居家的半边院墙，就涂抹着一层迷人的色彩，让每一个途经这里的人，驻足、观看、称奇。

读过宗璞的《紫藤萝瀑布》，曾经被那层层叠叠的紫色感动，但是再美的紫藤萝，毕竟离我很遥远，而奋力生长在邻居院墙上的那立体的橘红，就那么清晰鲜活地生长在我的眼前。

它每天都在美好着我的生活，为大家付出着，但令人遗憾的是，人们竟然都不知道它的名字，甚至连它的主人也不知道。

暑假刚刚开始，我接到一个高中同学打来的电话，原来是他的儿子要结婚了，通知我去喝喜酒。我和这个同学中学毕业后一直都没有多少来往，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找到我的手机号码的！虽然有点不情愿，但是既然人家盛情相邀，不去毕竟有点不妥。

我是一个很慵懒的人，说的文雅一点就是做人很低调，就属于鲁迅先生说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那一种。上中学时，平时就很少和同学交往。工作后，有联系的同学也就三五个。同学儿子结婚的那一天，我按照他电话里说的时间地点如期到达。

酒席上，我怕见到了许多几十年都不曾谋面的老同学，“同窗偶相遇，相见语依依！”大家忆往事，说现实，那情那景让我又回到了那个紧张又温暖的少年时代。这次活动还有一个意外收获，那就是在老同学的庭院里，我看到了和邻居院墙上的一模一样的橘红色的“小喇叭”。

酒席开始前夕，我把我对那藤蔓的好奇向老同学们和盘托出，恰好同学里面就有一个做花木生意的女同学。“你怎么连这种大众化的植物都不知道，它的学名叫凌霄花，紫葳科，属于藤本攀缘植物，最喜欢阳光，耐水。”

原来它就叫凌霄花，多美的名字呀，它的枝蔓一直向上生长，花儿开在高处，不畏风雨，叫它凌霄花真是名副其实。大家被凌霄花样子吸引了，都在赞叹它的美丽。

“凌霄花，不但好看，她还有药用价值呢！”那女同学似乎言犹未尽，看来她真的是想给我普及一下花木知识了。

“等到八月，凌霄花枯萎了，把它的花瓣收集起来，适量放在水里煎熬，长期服用，有行血化瘀，凉血祛风的功用。”女同学滔滔不绝地说着。

对于凌霄花的药用效果，我不关心。我在意的是它外在的美好，是它在炎热的每一天，都能美好我的眼睛，打扮我的心情。

“怎么栽培呢？”我问我的那位侃侃而谈的“花木专家”。我突然产生要把它“娶回家”的想法！

“很简单，无论你是你扦插、压条、还是采用分株都行。”

“如果你想扦插，现在就行。你可以选一年以上生的枝条，剪成十五厘米左右，插在背阳的地方就行了。”

“你栽它干什么，它可是古代文人们最不喜欢的一种植物。人们往往把那些依附权贵、攀附高位、得到小利、洋洋自得的人，比作是凌霄花。”席间有同学小声说。

怪不得，那么一种悦目的一种花，许多人竟然都不知道它的名字！原来它还有如此恶名。

其实，凌霄花就是一种自然界最平常的攀援类植物，和何首乌、葡萄藤没有什么两样，它从来也没有想和谁攀比，更不会有大富大贵的野心，都是那些所谓的文人墨客，以小人心度凌霄花之腹，凭空臆想，荒唐联系，才让一种极其大众化的植物，远离人的生活，致使它名字很少有人知道，种植它的人更为鲜见。

从同学家回来后，特意查了查词典，词典上除了对凌霄花种属、栽培、花色、药用价值等进行诠释外，还引经据典地对它的象征意义做了界定：据《诗经》里记载，凌霄花，原名陵苕。苕之华，芸其贵矣！

这里的“贵”，难道就是说它高傲自大、攀附富贵的最早的定性？果真这样，《诗经》以后也不敢读了。但愿“芸其贵矣！”是我理解的那样：极丰富，又高贵。

## 南澎列岛

周广玲



南澳东南  
波涛如画 浪花朵朵  
航标灯照亮了整个海面  
划出了一条国际航线  
南澎列岛  
粤东门户 南海要冲  
黄姑鱼 在蓝色的海域  
鲜美着岛屿的童话  
舀起一勺月光  
便呈现一片帆影

波浪汹涌 浪花绽放  
就是一方岛屿  
南澎列岛  
一半海水 一半鱼汛  
四季循环 生生不息  
海洋给了渔民生命和幸福  
南澎升级国家保护区  
这片海孕育了希望  
大海丰满起来  
海鸥鸣唱 播撒美好